

明慧人权报告选摘：2015年逾20万人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记者综合报道) 1999年7月20日，前中共头目江泽民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这场反人类的暴行一直延续到今年，江泽民因为残酷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善良民众，被国际社会称为“人权恶棍”。

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制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腐和暴虐，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江泽民违反中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违犯国际法和中国加入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已构成公认的国际犯罪。2015年5月以来，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发起了控告江泽民的大潮。

逾20万人诉状送达中国最高检察机关

尽管被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地区国保、警察拦截和骚扰，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坚持不懈地通过邮寄、向官方网络电子投递方式，将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寄达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与相关部门。据明慧网部分统计，到2015年12月31

日为止，明慧网收到总数为201803人的171059份诉讼状副本（有的诉状为多人共同控告），其中已有134176份得到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签收。控告状覆盖中国所有省份及海外29个国家和地区。

诉状中的见证：法轮功祛病健身

诉状中普遍反映了修炼法轮功使人身体健康、道德高尚。

山东青岛中医师邵承洛，在控告书中自述：1994年我43岁就出现脑血栓，手指麻木不灵活，身体显老相。1998年，经患者家属介绍，我看了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我平时看书半小时就颈椎酸痛，看《转法轮》两小时，头却不昏不木，颈椎不酸，当天往家走时感到两脚生风。修炼法轮功后，我手臂上的老年斑消失，十几年的肾虚怕冷症状不见了，大脑不再反应迟钝与忘事……修炼法轮功17年来，我再没吃过药，有时只睡三四小时也精力充沛，爬楼梯时一步两个台阶，体力精力真像20岁一样。”

诉状中的见证：法轮功教人向善

湖北省安陆市公务员唐翠红女士，修炼法轮功后管理着各个单位的

现金二百多万元，从未出过差错，未贪用一分钱公款，未接受任何礼物、礼金。她的品行得到单位人的认可。

原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法官李慧英女士，于1994年修炼法轮功，工作勤奋、公正清廉。她所承办的案件被选入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经济卷，她还以女儿史诺欧的名义向大连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上万元救助失学儿童。

“酒店里养小姐（妓女），在当今社会已司空见惯。以前我家酒店中有三十多个固定小姐，每天收入可观。修炼法轮功后，我明白了做人应遵守伦理道德，这样败坏人伦的钱是不能挣的，我将小姐全部遣散。”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原蓝盾酒店老板姜伟女士在诉状中写道。

这样提升道德的事实在诉状中比比皆是，然而江泽民出于私欲，通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残酷迫害这些修心向善的好人，并炮制“天安门自焚”等假案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



◎2016年1月16日，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集会游行活动，传递“真善忍”的美好，揭露中共的迫害。香港民主派议员与民主人士发言，感谢法轮功对中国的重大贡献，促严惩迫害元凶。不少大陆游客被真相震撼，冒雨拍摄现场画面给大陆亲友看。



◎2016年1月17日，罗马尼亚首都法轮功学员顶风冒雪在当地大使馆前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并声援逾20万中国人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法轮功学员常年坚持和平、理性地传播真相，使越来越多的罗马尼亚民众明真相，签名支持法轮功。



◎亚洲已有超过100万人签名支持控告江泽民，美国芝加哥民众也纷纷签名声援，市民瑞塔·萨碧尼女士说：“共产党迫害了很多无辜的人。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摘器官令人难以忍受。”她立即签名，希望迫害能早日停止，人们能平安生活。



图片报道：香港炼功排字

2016年1月16日，法轮功学员在香港排字、炼功，传递法轮功真相，不少大陆游客被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炼功场面吸引，驻足观看拍照。



彼得·艾伯茨 (Peter Ebertz)

【明慧网】“我以前对精神层面的东西从来不感兴趣，因此我也从

瑞典潜水专家：修炼真实不虚

来没有过精神追求。我的妻子正相反，她一直在追求精神方面的东西，她尝试过许多功法。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当她给我演示第一套功法后，我马上说：“我要学这个！”瑞典水下作业工程师彼得·艾伯茨说。

法轮大法使彼得感受到修炼的真实不虚，除了健康的改善，对家庭关系与工作的帮助也让他感受深刻。

“我们夫妻已经一起生活了35年，在日常的摩擦中，与修炼以前明显不同的是，矛盾过后，我们都不会

指责对方，当我们对照法轮大法的法理时，所有不好的感觉都没了。”

如今，彼得已经修炼法轮大法20年，这使他淡定平和、冷静果断。

作为一位具有特殊技能的潜水专家，他的工作与众不同，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他的工作人员面临生命危险。他必须在工作中全神贯注。只有当他浮出水面，呼吸到大海上面的空气，他的心才得以舒展。这时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啊！我要好好炼一套法轮大法的功法了！◇

【明慧网】在2003年秋，一个叫喜枝的农村妇女，因为和邻居发生纠纷而被拘留10天。她进拘留所的第二天，我因写讲述法轮功真相的信，也被绑架到拘留所。

我俩在同一个监室。聊天时我谈到修炼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她听得很入心。之后她说：“唉！我信基督教23年了，从没动摇过，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想学法轮功。我来时的路上就祈祷，让我遇上好人。这不，还真遇上了你。”

接着她又说：“我现在先不学，等我回去把那一家人（指和她打架的邻居）骂一顿，出了气再学。我现在学了，回去就不能再骂人了。”

拘留所里的奇遇

我笑了。可是过了一天，她要我教她炼功。在我教她的第二天，她一个人站在避开监控的地方炼法轮大法的第二套功法，大约半小时炼完后，她说：“这功太神奇了！我有心脏病，在家时连十分钟都站

不了，擀一次面条还得中途歇一歇，就昨天比划那两下子，我觉得心脏病好了。今天站这么长时间也不累，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回去不骂那家人了。”

之后的几天，她坚持炼功，我还背《洪吟》（法轮大法著作）中的诗词给她听。她临走时说：“我这次没白来。住医院我的病也不一定会好，我得到了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好东西！”她喜滋滋地离开了拘留所。

我又被转到看守所，八个月后获释。我按她给的地址找到了她，得知她一直炼法轮功，她讲：“我现在像一个铁橛子，啥活都能干，结实着呢！”（文／河南春雨）



张金库被折磨瘫痪 呼兰监狱驻检谎称“没挨打”

【明慧网】法轮功学员张金库被非法判刑，自二零一三年十月一日至今关押在呼兰监狱，从精神、人格、到肉体上遭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污蔑、欺凌和摧残，现在瘫痪、说话不清。监狱威吓家属不准把张金库挨打、被侮辱的事儿说出去。
呼兰监狱各部门串通一气互相推诿包庇、隐瞒事实，欺上瞒下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呼兰监狱驻检给七台河市勃利县的张金库家里打电话说：张金库没有挨打。

杀人犯-犯医王洪斌（又名王三）、赵长香、杨柱仟、林威、宋阳等对张金库任意打、骂、往楼上拖拽，长时间的抻床、细绳的捆绑等残酷的迫害常将张金库置于生不如死的境地。一次犯人把张金库绑在床上抻了两天两夜，张的关节被抻的要脱臼似的撕心裂肺的疼痛，一次次长时间的抻，张金库的胳膊和腿逐渐的失去知觉，越来越不好使。犯人用针头在张金库的肌肉里乱搅，往心脏、脖子后面扎针抽血，还抓住张金库的头往地上磕、薅睾丸、猛踹下体……面对这些残忍的手段，监狱管理人员置若罔闻、知法犯法，甚至默认指使。

二零一五年十月和十一月张金库的母亲去接见时，看到监狱用推车把张金库推到接见室门口，然后两个犯人把他抬到了凳子上，张金库坐不稳，两个犯人在旁边扶着他，张金库抬不起来头，一直耷拉着脑袋，身子没有支撑力，坐着也得两个人扶着。张金库胳膊抬不起来，手拿不住电话，一个犯人只好帮他拿着电话。张金库看见他妈妈哭了，他想说话，嘴和舌头艰难的蠕动，但是发不出声音来，他妈妈一句都没有听懂。照顾他的犯人说：“他不能走路，腿的肌肉基本萎缩了，我们每天帮他按摩，还有他说不了话，吃东西吃的也特别少……”

张金库挣扎着要说话的时候表情特别痛苦，好象内脏或者胸部疼痛。张金库的左手食指上缠着绷带，



张金库 酷刑演示：暴打

张母问有人打你你就点头，张金库微微点点头。十多分钟后，张金库休克了。

最近几次接见张金库都休克。以前每次接见时张金库都说有人打他（以前张金库说话清楚，现已经含混不清），还曾说：自己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六十六岁的张母看到儿子惨遭折磨痛不欲生。张母到“六一零”去找张兆云和杜鹏要人，张兆云和杜鹏说张母不讲理，张母急的大哭；杜鹏看张母哭了就跟她吼，一个女狱警过来把张母推搡到椅子上。

在二零一四年张母和张金库妹妹去看张金库时，张金库说有人拿针在他脖子后扎，在他心脏扎针抽血，把他睾丸拽很长。丧失人性的杜鹏在一旁听到张金库说有人拽他睾丸竟笑了，而且威胁张妹和张母回家不能把张金库说的话跟别人说。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张金库家属只好和法轮功学员刘凤成、左振岐的家属一起去监狱管理局。信访处接待等了家属，并收下材料，然后要转给“六一零”和纪检，之后家属又到检察院。

当家属下午回到监狱要求会见时，“六一零”的杜鹏不让左振岐的家属会见，并威胁家属说：不能让你们见，你们干啥了不知道吗？家属说不知道，杜鹏说你们谁家的事都管，我就是不让你见。我告诉你我就是没有权利抓你们，但有人能管你们。左振岐家属方知杜鹏是在报复。家属找狱长，狱长没在；找驻检人员，驻检也不在，给驻检（张鹤鹏）打电话他

说张金库的材料他已经都看到了并已经交到监狱的相关部门要求查办了。

家属回到家之后再次给张鹤鹏打电话，张鹤鹏态度很不好，胡说：“我去调查了；浪费了我两天时间，你知道吗？你说的完全不符合，你这属于诬告，根据十月份新下的文件，你的控告内容都不是事实，如果是诬告的话我会找派出所来处理这件事。张金库用车推出来是因为他不想接见也不想走路，所以才用车推出来。他抬不起来，那根本就不是打的也不是折磨的，他在里面什么活也不干。”听到这颠倒黑白的混乱逻辑，家属悲愤无助。

原来能扛一百斤麻袋的庄稼汉被折磨致瘫痪

张金库在呼兰监狱已经关押两年多了，从他进到监狱就有犯人用各种方式打、抻、蹂躏、摧残他至今，现已经瘫痪。

原本身体健康的张金库：一百斤重的东西一气能扛到十楼，这样一个年富力强的庄稼汉被折磨得生活不能自理、神经遭到破坏，不但说话吐字不清（他即使使尽全身力气说话也听不懂他说得是什么），不自觉的吐着舌头，腿还被折磨得瘫痪肌肉萎缩，右胳膊抬不起来手不能拿东西。

张金库被关押到呼兰监狱以来，监狱多次无理禁止家属会见。二零一四年一月，家属只好去监狱各级部门及上级监狱管理局、哈市滨滨江检察院控告才得以会见，会见时张金库一和家人说有人打他时，狱方竟威胁张金库不准向家属说出事实，全然不顾家属在场；或是当时就指使犯人强行抬走张金库，接见即被停止。

二零一四年纪检委去监狱调查，但监区的犯人没有人身自由，都不敢说真话，有一个犯人说了一句“是挨打了”之后这个犯人就被调走到别的监区了。监狱扬言，你们家属不是能告吗！能把我们怎么了！……。

希望海内外各界人士给予关注。

【明慧网】那天，我从婆婆家出来挺晚了，招手叫住一辆出租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虽说车灯没开，但借着通亮的路灯，还是把司机看得一清二楚：大块头，五十岁不到，挺强悍，挺精干。

“到哪儿？这么晚了，一个人出门。”他问，声音还挺年轻。我告诉他去的地方，说起老公公得脑血栓，说到法轮大法。“你这个当儿媳妇的还挺孝顺。”他接话。我往下讲，说到炼法轮功的多少人绝处逢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他语气中带着一种杀气。

“出租车司机。干什么的？”

“我是国安特务，专门抓法轮功的，尤其像你这样的，上车就讲（法轮功）真相的。”

我瞬间想起从劳教所出来的当天，小学老师找到了好多同学。饭桌上，一个男生，现任的



偶遇国安特务

文／余晖

旅游局长也是这样亮的底牌——国安特务，双重身份。在中国大陆，国安特务安插在各行各业。

“国安特务也是人哪，我在跟人讲事实，说真相。人，都有人性的。”我平静地说，“如果你真是国安特务，从内部，你知道的真相应该更多，更明白。现在还有多少真为共产党的迫害运动效力的。”

他说：“我今天不抓你，你知道抓你很容易。”他用下颌指了斜前方，那是一个派出所。车很快就开过去了。“我是说，讲真相不能像你这么讲。”

“哦？那你说应该怎么讲？”我诧异。

“对比着讲。说共产党腐败，法轮功不腐败；共产党淫乱，法轮功不淫乱；共产党欺骗老百姓，法轮功不骗老百姓；共产党——”说着，他突然停下来，侧过头看着我，目光迥然却非常复杂，能感到他亲身经历了很多很多，但不能说。

我转过头：“我们这个年龄啦，啊，你应该比我小一些，经历的东西都太多了，共产党什么样你知道，中国人都受过害，程度不同。历次运动结果什么样，往下会什么样，我们都知道。”

“人们都恨共产党。”他把“恨”字说得很重。到地方了，他嘱咐我：“悠着点，别上来就说，看看什么人。”

车远去了。法轮功学员没有仇恨，只有对生命的珍惜。邪党体制内的人，还有多少在邪党的车上呢？而车上的人有多少在逐渐觉醒？◇

一日之德 增寿一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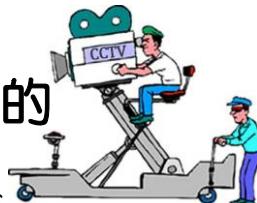
【明慧网】绍兴的某人，因为部吏的官期已满，提升为京城尉。夏天，他有事出城，在道旁树下休息，看见一个骑马人自西而来，也在那里休息。问他从哪来，那人说：“奉上帝之命，来抓人。”于是出示了捕牒，京城尉的名字也在里面，他吃惊地说：“是来抓我的吗？”那人说：“没到呢，先是城东老人，第二个是山左（即山东）人，第三个是女子，你是第四个。”说完就不见了。

京城尉踉跄回家，告诉了家人。第二天早晨，他到城东，看见一老人才开门，就摔在地上不动了，于是相信在树下听到的话一点不差。急忙回家告诉家人买丧具。

第二天，京城尉又到了郊外，听见哭声，顺着声音一找，发现一个少妇，抚尸痛哭。少妇说：“我的丈夫居住在（山东）济南，家中贫困，到京城找老朋友，没找到，回来的时候亡故，没钱埋葬，所以哀伤。”京城尉怜悯地说：“我为你办理下殡的事。”于是将给自己准备的丧具给她，并赠与妇人三十金。妇人哭着感谢而去。

京城尉回家，又买丧具，坐等归期，入定后，忽听叩门声很急，开门后，一个人进来，和他说了很长一会儿，再拜而去。京城尉对家人说：“我死不了了，上帝因为我今天行了阴德，增寿一纪（12年），这个人是来相告的。”后来果然没事了。（事据《北东园笔录续编》）

假新闻是这么来的



【山东来稿】当地的于大爷讲述了他的八旬母亲被邀请参加学习班的经历。

于大爷说，他母亲在2013年被村干部和镇上领导邀请去参加一个学习班，原来是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把他母亲拉到玲珑台（位于山东省招远市）的洗脑班。进了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人问：“你多大岁数啦？学过法轮功吗？”母亲说：

“我80多岁了，没学过法轮功。”那人说：“你不能这么说，你要说，我学过法轮功，共产党不让学我就不学了。”

于大爷说：“这些人教我妈说一些法轮功如何不好的话，一句一句地教。最后教我妈说：‘你看我不学法轮功，儿子如何好，孙子如何好。’教会了之后，就把她带到另一间屋子，录完像，让我妈回家的时候，那些人给了我妈一些油和大米。”

“老太太回家说，去录像的不止她一人，还有从其它地方拉来的，都是这样一句一句教会了再录像的。”

于大爷说：“抹黑法轮功的假新闻就是这么来的。你说共产党的新闻还可信吗？都是造假。”◇